



我的入党故事

难忘的引路人

□安有平

时光荏苒，一晃我在供销合作社工作37年了。回望在供销合作社走过的路，我必须得感谢引领我入党的杜师傅。

1984年，我被招工到家乡的熊儿寨供销合作社工作。最初我被分配到供销社收购站，当时供销社的收购站是农产品、畜产品、中药材、废品破烂等，可以说是天上飞的、地下跑的统统收，一年四季忙个不停。

上班的第一天，认识了接收我的收购站站长杜师傅。杜师傅与共和国同龄，从部队转业到供销社工作。作为一名党员，杜师傅干事认真严谨、雷厉风行。业务上杜师傅也是一把好手，皮张收购比赛曾得过县供销社系统第一名，参加市供销合作社系统比赛也得过奖。刚上班的第二天我迟到了一会儿，受到了杜师傅的严厉训斥：“干什么来着，以后

上班不许迟到！”随后，他又嘱咐我：“年轻人要有上进心，多学业务知识，早来晚走、整理柜台、扫院子，养成勤快认真的工作习惯。”领会了杜师傅的严厉与诚心后，师傅的教诲像一把刻刀刻在了我的脑海。在收购业务上我勤学苦练，以至现在仍能记得当时多种农副产品、废品的收购标准和价格。

看我虚心听话好学，杜师傅外出联系业务经常带上我。师傅不舍得花钱，外出联系业务经常是一跺脚，走！师傅能吃、禁饿在供销社是出了名的，一顿饭曾吃过7个粽子，约合1斤4两粮食。师傅敬业，跟着他外出风餐露宿，有时一天也吃不上一顿热饭，没少吃苦头。我以杜师傅为榜样，勤学苦练业务本领，发扬“背篓精神”，热情为农民朋友服务，这段工作经历让我受益匪浅。

工作的第二年，我担任了熊儿寨供销合作社收购站会计，随后担任了熊儿寨供销合作社主管会计。杜师傅看着我在供销社一天天不断成长，就主动提出介绍我入党。在杜师傅的帮教下，1993年6月，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后来，不负杜师傅的厚望，我辗转供销社系统，担任基层供销社主任、党支部书记、区供销合作社直属企业领导等职务。再后来，我被调入区供销合作社联社机关，成为一名政工和宣传干部。

在我37年的工作经历中，是杜师傅培养了我埋头苦干、积极主动的工作作风，是他教会了我如何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。入党28年来，在工作上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，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。时至今日，刚参加工作时杜师傅对我的教诲依然回响在耳畔。

大师眼中的大师

——读《丰子恺写梵高》

梵高，西方后印象派画家，狂热，神经质；丰子恺，东方散文家和漫画家，温和文雅。两人乍看毫无相似之处，却都有着与世无争、自信深情的艺术之心。梵高临摹日本版画作品，而丰子恺的《丰子恺写梵高》一书，正参考了日本画家黑田重太郎的著作，这正是当年东西方艺界交流的一个见证。

丰子恺先生在日本黑田重太郎所著《梵高传》的基础上，加入了自己对于梵高艺术的感悟，编写了这部《丰子恺写梵高》，将梵高这个不朽的艺术天才的生平、艺术成就进行了概括和总结。全书分“序曲”“准备时代”“荷兰时代”“巴黎时代”“南国时代及最后”等五章，讲述荷兰著名画家梵高一生行止和创作历程。又从一位画家的角度，探讨了梵高各个时期艺术理念的形成过程和鲜明特色。

20多岁后才真正致力于绘画的梵高，37岁即离世，留下多幅名作。他以短暂生命燃烧的艺术之火，深深影响了20世纪绘画艺术。他激情洋溢、带些神经质的鲜明个性，对绘画的狂热和曲折命运，至今引人怀思。丰子恺以淡雅而不失热烈的笔调，

描述了梵高的一生，让人们感受梵高没入在艺术中的生命，和他对太阳的渴慕。整书全彩印刷，随文配入多幅梵高等大师名画，让人印象深刻。

丰子恺写梵高，既有同是献身艺术之人的敏锐与共鸣，点出其投入创作时的狂热和各时期风格转变；又带入了东方的温厚情味，尤能勾勒梵高与亲友间的挚情。梵高从小跟着叔父在美术店当学徒，他喜欢批评店里的名画。而且大家认为名作定价昂贵的时流作品，却都被他看轻，并痛斥：“商卖是图利，图利是上品的盗窃。”这对商人来讲是致命的伤害，就只好打发他回家。几次毕业后，幸好有贤明的父亲，认识了他的天才，倾其所有让他去比利时大学。由于过度用功，得了神经错乱的奇疾，他决心从绘画上发表心中的悲哀，然后从中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。

我想，真正的使丰子恺

□张光茫

理解梵高的，并不在于艺术，而在于画中所流露的热情和巨大的人之爱。所以，当我们读着这本语言朴素的书，那“天阶夜色凉如水”的文字中所蕴含的温热和真诚，才能一次次打动我们。

这本书不仅是关于梵高，更是丰子恺对自己的艺术理念的一次阐释：“画中可见君子小人”，他认为梵高虽然是一个西方画家，却也是注重主观表现、作品反映人生的“东洋流画家”。在梵高，“生活是作品的说明文”。由此，丰子恺也表明了自己是倾向于用绘画作为人生表达而非纯粹记录、描写光影的艺术家。

读完全书，不禁感慨，丰子恺平易的写法，文字的干净流利和漂亮，自然有一种美。女儿丰一吟说：“无论翻译或编述，父亲所用的语言文字都很通俗，他是一个面向大众的作家，处处为读者着想，但求读者看得懂。”丰子恺读懂了梵高，而我们却从中能读懂他们两人。



征稿启事

“我的入党故事”

2021年，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，百年恰是风华正茂。无论你的党龄40年、30年、20年……不管时光怎么流逝，岁月如何变迁，当你想起入党宣誓的场景，是否依然热血沸腾、心潮澎湃。你还记得你入党时的难忘故事和感人情节吗？你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光荣经历是怎样的？你是怎样践行党的宗旨履行党员义务的呢？为展现首都职工在党的领导下守初心担使命的生动故事，即日起，本报面向全市职工开展“我的入党故事”征文征集。字数800字以内为宜。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由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，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
副刊【情怀】11

| 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 63581010

■图片故事

一粒麦子的故乡

□宋扬 文/图



麦子飞溅，从麦秸秆剥离。五月滚烫的石板，碰撞出一粒粒麦子的鲜香。

爹在晒坝里拼起两根高脚条凳，条凳上五花大绑一块石板。爹双手抱了麦秸秆的一头，他的双臂在空中抡出一个大圆，麦穗重重撞在石板上，声音闷沉。如同正在艰难分娩的母亲，麦秸秆每一声沉痛的呐喊，都像在挣命。麦秸秆的喊痛、初生麦子的鲜香和爹飞溅的汗水在五月的村庄滚来滚去。

麦子晒干，水全的磨坊外就有了排队磨面的人。麻雀在磨坊外的电线上叽叽喳喳叫唤。吆喝飞了又来，吆喝飞了又来，像厚脸皮的叫花子。

磨坊里，麦香一样从轰鸣的机器口流淌出来，又雾一样弥散开。墙面的沟沟缝缝，墙角的蜘蛛残网，屋顶的电灯泡都白了，我们抹了飞到地上的面粉打花脸，全都成了白头翁，成了白胡子老头儿。

磨面的人蚂蚁一样来，蚂蚁一样去。像是商量好了似的，磨面与下次磨面有半月空当。得了空儿，水全正好做挂面。机器压出一根根面条，纺线一样，老长老长。面条做好，挂到磨坊外的向阳处。等水全转身进了磨坊，我们鸟儿一样溜出来偷面条。塞进嘴里，咔嚓咔嚓，嘎嘣脆。我们只敢掐走一些小截儿。再多掐要露馅儿！我不敢偷成束的面条回家——爹插在檐口的黄荆条子对我的屁股是莫大的震慑。“白毛儿”和他弟弟也怕。有一回，他们偷了黄瓜。他爹揍他们，边揍边说：“看你们两个饿死鬼投胎，丢死你先人！”

我们背了新麦兑面条，两斤兑一斤。水全知道白毛儿家的麦子是断不敢兑面条的——净面条，不当顿。水全把地上的面条拣起来，吹吹灰，有小半撮箕。他把面条给“白毛儿”的娘一些。“白毛儿”的娘千恩万谢收下，眼窝里就有了老泪。这天晚上，面条的鲜香，也从“白毛

儿”家的灶房袅绕开，随着炊烟，飘向了远方。

面粉回家，锅烧烫，新榨的菜籽油冒出青烟，我娘最拿手油炸圪塔。面粉调浆，小葱切末，撒半把花椒，拌两勺豆瓣酱。油是新郎，面是新娘，火塘是花烛，铁锅是洞房，滚热的胸膛慢慢就酥软了面团蓬松的身体；摊面花儿，加葱与青花椒，调成稀稀的糊糊，在锅里擀开，青青白白，裹上酸菜，配鸡枞菌鸡蛋汤，能让人暂时淡忘对肉的念想；面疙瘩扯进烧开的米锅，一顿早餐有干有稀。我和妹妹把面疙瘩稀饭刨得稀里哗啦……

几年前，关中“麦客”把收麦机开到了我们庄上。庄上的地沟沟坎坎，并非一马平川，想要纵横江湖的收麦机根本没法大施拳脚。收麦机黯然退场，麦子也黯然退场。

庄上，麦地空空。水全的磨坊有些孤独。新麦的鲜香不再从磨坊飘出来，不再从挂面架上流下来，不再从某家的蒸笼里漫出来。速冻包子、馒头，早已是镇上超市随时可以买到的食品。

举家离开村庄后，我家那炸过油圪塔、摊过面花儿、扯过面疙瘩、蒸过老面馒头的铁锅，已经深深埋进垮掉的土墙里。初入城市，那些琳琅满目的西饼就摆在西饼屋的玻璃橱窗里，造型精美、奇香扑鼻。烟花易冷，奇香渐渐熟悉到平淡。有一天，竟觉得它们是那样木愣，没有忧伤，没有生命。

那些麦子曾经散发过令我梦绕魂牵的馨香吗？

我的麦香与牧歌已经裹挟进时间的洪流，子弹一样飞速逝去。此番回乡，我像海子一样——“孤独一人坐下，在五月的麦地，梦想众兄弟……”恍惚中，我的眼前又出现了一片麦浪，云彩清幽的天空，淡淡明朗。水全磨坊外的麻雀飞起来了，麦子的香味在辽阔的田野婉转飘荡，和着麻雀的歌，和着金色的夕阳。

有1至3张相关图片)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本版邮箱: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